

亚里士多德友爱论视角下的生生之爱

李长伟¹, 和 壮²

(1. 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2.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生生之爱是学生身心整全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生生之爱有助于完善学生人格, 丰富学生情感。为此, 有必要借鉴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来培养健全的生生之爱。友爱是平等之人间的一种德性, 是在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己与爱人的和谐统一, 这是亚里士多德友爱内涵的核心要义。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与生生之爱的适切性体现在双方都以平等、相似之人为发生条件, 都以公共的教育生活为过程载体。为构建具有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特色的生生之爱需要坚持育德导向, 为生生之爱锚定价值坐标; 培育学生自爱能力, 为生生之爱给予内在支撑; 提高学生共同生活素养, 为生生之爱提供外在保障。

关键词: 学生; 友爱; 尼各马可伦理学; 德性

中图分类号: G40-09

友爱是人的生命长河中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在学校生活中, 友爱的表现方式之一乃是生生之爱。生生之爱是指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友爱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为学生双方相互支持、尊重与信任, 进而使得学生双方一起成长与进步。和谐的生生之爱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是学生身心整全发展、学业顺利完成的助力剂, 也是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基础。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生生之爱面临着危机。生生之间谩骂与殴打等欺凌事件的发生是这种态势的明证, 从媒体曝光视角来看, 这些事件的发生频次与残忍程度令人震惊。诚然, 这些暴力极端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 但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生生之爱面临的危机却具有必然性。另外, 这些现象的出现有诸多的原因, 但生生之爱的面临的缺失危机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因素。这样说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爱意味着亲密与支持, 而不是暴力相向。问题是生生之间纯粹、美好的友爱如何被教育造就呢?

在现实中构建充满友爱的生生关系, 有必要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汲取有益的理论资源。在友爱思想史中,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早已意识到友爱的重要性(与友爱并立的是正义), 并构建了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友爱思想。在比较的意义上, 如果说柏拉图的爱欲观具有鲜明的形而上学色彩, 那么,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则更具实践属性, 更重现实生活中有德性的理性实践活动。这种友爱观不仅深刻影响了城邦时代的思想和现实, 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和现实。可以说, 亚里士多德是古典友爱论的奠基者。我们认为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友爱论出发审视生生之爱, 可为教育场域下生生

收稿日期: 2024-01-08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国家一般项目“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的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教育学术体系建构的启示”(BAA230046)。

作者简介: 李长伟, 教育学博士, 教授, 从事教育哲学研究; 和壮, 硕士研究生, 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之爱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故此，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关照，本文试图从亚里士多德友爱论出发，审视与理解教育之中的生生之爱，希冀推进生生之爱的和谐发展。

一、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的内涵

古希腊传统中的友爱，一般是指在日常生活与交往过程中，“两个人相互地吸引在一起的那种关系”^{[1]22}。相较于中文语境下的友爱关系（主要指朋友之间的友情，既不指向夫妻、父子、母子等关系，也区别于性爱），古希腊人的友爱关系更为广泛，可以代指任何亲密关系，包括家庭、城邦之间的关系（甚至会包括自然世界中的聚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友爱也是广义的，他把人事一切吸引与亲情都纳入其中。不过，他还是从他的实践哲学出发，对友爱做出了特别的规定。我们将他的友爱观概括为一种德性、一种和谐统一。

（一）友爱是平等之人之间的一种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爱属于灵魂的德性范畴，“是一种德性或包含一种德性”^{[2]248-249}。但这一德性只有在平等之人的身上才会产生，因为平等之人在品质、目的上相似，双方期望自身及朋友都变得更好、更有智慧，都成为有德性之人。我们从两个方面对这一规定进行解释。

其一，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与德性的论述中，友爱被认为是一种品质状态的体现，它不同于感情，也不是一种能力表现。具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有三种状态：感情、能力与品质。感情是指伴随着快乐与痛苦的那些情感；能力是指人们获得感情的那些东西，是一种自然赋予的东西；品质则是指一种关系状态，而德性即是品质的体现。更进一步说，感情并不是选择出来的，而德性却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感情所表现的是一种置放于其中的状态，而德性则在于去做某些事情。在灵魂的三种不同状态中，友爱与品质保持着内在的关联，它体现为一种去做朋友所应做的事情，是一种品质状态的体现，即是一种德性。作为德性的友爱，又包含着感情，没有感情的人际关系，不是友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友爱不是友善，因为友善之人并不是出于爱的感情做事情^{[2]127-129}。但友爱中的感情必须由友爱关系中的友人们共同赋予的，而不是其中一方的单向赋予。由此可言，人对物的感情不是友爱，人对人的单向的感情也不是友爱。故此也可以说，不能把“友爱”简单地等同于“善意”。的确，人类之间的友爱以善意为起点，但善意还不是友爱，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善意是友善的，但还不是友爱”^{[2]293}。这是因为，善意是单方面的，有善意的人只是希望另一个人好，但这个人是谁，是否也回报以同样的善意，则是他不知道的；友爱则必须是双方相互抱有善意且均为对方所知晓，进而使对方做出实现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友爱是友人相互之间的善意。概括以上所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友爱是发生在友人关系之间的包含着感情的德性。

其二，在严格的意义上，作为德性的友爱发生在平等的相似人之间，而很难发生在不平等的人之间。的确，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友爱”是广义的，把人事的一切吸引与家庭中的亲情都纳入其中。从关系类型而言，友爱被亚里士多德分为平等的友爱与不平等的友爱。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真正的友爱发生在平等之人间，而非不平等的人之间，彼此的不平等，很难做朋友，因为友爱意味着互惠，意味着“‘衷心愿对方好’，并且公开表露这种愿望，从而形成友人‘相互之间的好意’”^{[3]257}。也就是说，不平等的人之间，难以做到互惠与衷心希望对方好，而平等的人则可以。比如说，主人与奴隶之间不可能互惠，奴隶只是主人的财产和工具；即使主人爱惜奴隶，那也只是对工具的爱惜，奴隶不会反过来爱惜主人，希望主人好。同样的，家庭中的丈夫与妻子之间虽不是主奴关系，但也不存在友爱。这是因为在古希腊家庭中，丈夫是家庭的主宰，优越于妻子，夫唱妇随是合乎自然的，这就使得彼此互惠、彼此衷心对对方好是不可能的（丈夫若衷心对妻子好，岂不是要妻子如他那样，这怎么可能呢？）。

（二）友爱是在共同生活中爱人与爱己的和谐统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德性的友爱是平等者在共同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一种亲密关系。亚里士多德不是现代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者，他把人视为政治的动物，认为人唯有生活在城邦之中才能过上人的生活，否则人不是神就是兽。就友爱而言，那友爱的主体，其实就是城邦中的卓越的公民。德性优良的公民在共同的生活相互交谈、彼此砥砺，成就彼此的美好生命。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话说：“没有什么比共同生活更是友谊的标志”“在一起生活并相互愉悦，这是成为朋友的最主要的标志”“最使人快乐的还是现实活动，同时也是最可爱的”^{[3]256}。

在共同的生活，朋友爱他人，也爱自己，二者是统一的，不存在单纯地不求回报的奉献牺牲，也不存在单纯的自私自利。“朋友是另一个自身”^{[2]292}，这句话就很好地表达了爱人与爱己的统一：在共同的生活，我爱朋友，也就是爱我自己，因为朋友是另一个我；我爱我自己，也就是爱我的朋友，因为朋友是另一个我。不过，若这么说的话，在现代的道德哲人看来，还是过于“自爱”了，他们认为友爱作为一种德性，不应该考虑自身的善。而这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把握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友爱者对自己好究竟意味着什么^{[4]53-57}。亚里士多德否定了追逐更多钱财、荣誉与肉体快乐的自爱者，认为他们的灵魂因为缺乏活力故而需要钱财、荣誉与低俗的快乐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与失望。既然这些人的灵魂缺乏活力、空虚空洞，所以就没有能力爱自己，也没有能力爱他人；他们将爱自己与爱他人视作是相互排斥的事情。真正自爱者的灵魂是充满活力的、有逻各斯的，他们是正义的人、公道的人，他们为朋友为城邦做好事时会放弃自己的私利，如钱财、荣誉、权力、肉体的快乐，甚至会在必要时刻牺牲自己珍视的生命。在他们看来，他们为朋友为城邦如此这般的奉献和牺牲，就是自己所欲的最大的善，也就是“高尚”。由此可说，这样的自爱超越了世

人所言的自私自利，是一种为着朋友之善的高贵的德性。

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之于生生之爱的适切性

从亚里士多德友爱观来看生生之间的友爱是贴合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中，友爱的种类是繁多的，但只有基于德性的友爱才是真正的友爱。换句话说，友爱的产生原因是“多”的，但友爱持久发展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德性。从亚里士多德友爱论来看生生之爱的适切性是主要从友爱何以持久发展着手，故此，下文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证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之于生生之爱的合理性。

（一）生生之爱的前提：平等、相似

平等与相似是和谐的友爱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亚里士多德对友爱做了多种区分，其中最为根本的区分是根据三种可爱的事物产生的三种友爱，即有用的友爱（或实用的友爱）、快乐的友爱与善的友爱（或完善的友爱）^{[2]252-253}。在三种友爱中，相较于有用的、快乐的友爱而言，善的友爱是持久的、不会被离间的。具言之，就友爱主体而言，善的友爱双方是指在德性上相似的正义之人、好人；就友爱产生原因而言，善的友爱是因对方之故而产生，而不是因所谓的名与利等外在偶性因素而产生。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善的友爱是最好的友爱、真正的友爱，因为友爱就是真诚地愿朋友本身好，并且要互惠互利^{[1]126}。毫无疑问，这又意味着善的友爱一定是**基于平等的关系**，因为如前所述，不平等的人难以发生互惠互利，也难以持久（善的友爱最持久^{[1]127-128}）。由此可知，因为有用而友爱、因为快乐而友爱，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友爱，因为双方是不平等的（一方有用，一方没有什么用；一方漂亮（漂亮带来快乐），一方不怎么漂亮）。

反观生生之间的友爱，它与平等的好人之间的善的友爱是相类似的。其一，站在教育者的角度看，学生们在共同的时空下接受着教育者的悉心教导，并在教育者的正确引领下互相关照、相互启智，进而在活泼的教育世界中和谐共处。这么说来，他们在德性方面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其二，就学习者自身而言，他们的入学年龄基本相仿，身心发展处于同一水平，情感、认知与行为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亦趋于同一区间，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与心理方面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类似的；而且，他们在学校中均扮演着学生这一相同的角色。其三，就所受的教育影响而言，他们均在同样的学校环境中生存与成长，在同样的课堂氛围中讨论与交流，那么他们之间就会产生彼此感觉有趣的话题。他们亦以多姿多彩的实践活动为载体进行着平等而自由的对话与交流，共同追求着知识与真理，这使得他们在品性上会有更大程度的相似。质言之，生生之间的友爱具有友爱持久发生的条件，即平等与相似。不可辩驳的是，和谐的生生之爱体现在学生嘴角扬起的幸福模样、眼睛中闪烁的快乐光芒。在这份生生之爱的包裹之下，学生在学业中的学习探索将更有动力，因为在

他们心中减少了友爱方面的困扰、增添了一分学业层面的纯粹。可以说，这种生生之间的友爱可以作为学生成长旅途中的润滑剂。

（二）生生之爱的过程载体：公共教育生活

友爱自身体现为一种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是友爱发展的载体。在共同生活下，友爱指向爱自己与爱他人的和谐统一，是亲密感情向外的彰明，即与朋友共同生活，从事共同的实现活动。简而言之，友爱必须基于共同生活，并在同一空间下得到检验与发展。一方面，就古希腊文化氛围而言，古希腊是一个民主城邦，其思想主题以政治伦理问题为核心，公民们共同参与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探寻理想的城邦制度，追求良善生活。对希腊人而言，共同参与民主政治生活是重要的，家庭生活的重要程度相较于城邦公民生活来说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寻一良友共同讨论城邦问题，参与共同的实践活动，这在希腊人看来是幸福的事情。然而，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期希腊城邦正在走向衰落。公民生活不是为了德性的造就，而是为了追逐功利。亚里士多德对此状况深感痛心，想要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城邦秩序，继而使城邦公民都能在共同生活中培养美好德性。另一方面，就人性的复杂程度而言，友爱必须基于共同生活。人是善于伪装的动物，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检验一个人是否是好人，是否值得交往并非易事，这需要空间与时间的检验。正如亚氏所言：“只有一块儿吃够了咸盐，人们才能相知。”^{[2]256}

生生之间的友爱同样在共同生活中得以产生与维持。在教育场域中，学校是重要的存在，孩子关键的十几年是在学校中度过，学校可谓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二个家园。在那里，孩子可以感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体验到与同学携手并肩走过的学习时光，生生之间的友爱在学校这一教育空间下得以产生与发展。在学校中，学生们讨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嬉戏着同样的实践活动。久而久之，学生之间的默契也得以养成。不难看出，生生之爱起初大部分是因同伴之间相互玩乐与嬉闹而产生的，也就是基于快乐而产生，但随着学生自身的发展与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份友爱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快乐的友爱可能是持久的。如果友爱基于快乐而发生，且双方喜欢彼此带给彼此的快乐转变为彼此的德性，则快乐的友爱即具备了因其自身而存在的意义。进言之，学生都处于身体与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学生的德性也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生生之间的友爱也处于培养发展的特殊时期。在学校这一优良环境里、在教育引导下，生生之间的友爱可以朝着善的友爱的方向发展。

三、亚里士多德友爱论视角下生生之爱的构建

“对古代人来说，友爱是生命的皇冠，是美德的学校。”^{[5]93}相比之下，现代人却忽视了它，将其当作一种边缘的东西，是一种易耽误学习的活动，是填补人们时间缝隙的替代物；人们不信任它、

甚至蔑视它，认为会从中产生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这种对友爱存在的褊狭认知使得人们在友爱行为上易出现偏差。一方面，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出现闭锁心理，整天在个人的小圈子里漫步，游离于同辈群体之外；另一方面，生生之间的友爱呈现不平等之势，比如学生之间存在的“老大哥”与“小弟”关系、学生小团伙对学生个体的辱骂与殴打行为等。这些现实存在的矛盾给“生生之爱”蒙上了层层迷雾，让学生离友爱的原初意义愈来愈远，也使得学生原本的友爱潜能被遮蔽。然而，真正的生生之爱并不会产生羡慕妒忌恨，而是伴随着平等与德性。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强调平等、相似与和谐，倡导友爱双方要在共同生活中发展，这与生生之爱的构建在逻辑起点上是一致的。故此，从亚里士多德友爱论视角出发对生生之爱进行引导是合理的。继而，笔者将从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出发，探寻平等、相似与和谐的生生之爱构建之道。在生生之爱构建过程中，构建主体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元的，既需要学校教育的引导，亦需要家庭教育的支持，更需要学生个体主动性的发挥。

（一）坚持育德导向，为生生之爱锚定价值坐标

相较于希腊世俗观点来说，亚里士多德对友爱有着特别的规定，我们从其思想中可以体悟到友爱是发生在平等之人之间的包含着感情的德性，是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实践活动。因此，在生生之爱的构建之中，我们要注重对学生德性的培育，为友爱发生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

其一，教育者要引导学生树立平等的观念。亚里士多德友爱思想中的德性的友爱是发生在平等、相似的人之间的，因为友爱双方有着相似的德性、平等的地位，且都希冀对方和自身真的“好”，因此，构建德性的生生之爱，须培育学生的平等观。一方面，学生平等观的培育离不开教师这一行为主体的影响。在日常的师生交往中，学生会直接或间接的感知教师的言行、态度、面部表情，进而推断、模仿出教师对学生的看法，久而久之会引导学生形成对自身及他人的看法，学生的平等感与不平等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形成^{[6]62-67}。比如，若教师经常对某学生产生偏见的态度，学生们的心理可能会产生差别感，也会对其他同学采取类似的态度，甚至会引发歧视行为。因此，在教育教学中，教育者要关注学生的教学体验，尽可能平等地对待学生，让其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使之感受到自身与他者之间是公正与平等的，形成人人平等观念。进而，使学生集体成为一个富有亲和力的集体，为德性的友爱发生创设和谐的氛围。另一方面，对学生平等观的培育，要求教育者关注学生自身的言行举止。教育者要关注学生的思想与行为表现，对苗头性问题要有敏感性，并积极引导学生树立人格平等、每个人都是目的的观念，不能歧视他人，为生生之间的德性的友爱发生奠定坚实基础。

其二，教育工作者要培养学生的互惠之德。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中，友爱的特性之一乃是相互性。友爱必须是友爱关系中的友人们所共同赋予的，且均希冀彼此向好的方向发展。故此，生生之爱的构建须培养学生主体的互惠之德，使友爱主体在人己互惠的过程中得到成长。一方面，家

庭教育对学生互惠之德的培养是不容忽视的，父母与邻居之间、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互爱的言行，影响和激发着学生个体的爱己与爱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形成。与学校和社会的影响相比，这种亲缘性利他思想与行为对孩子的德性培育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7]63-72}。这就要求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爱他人，不要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以免孩子受其影响，也把他的同学当工具；在与孩子的交往中，要倾听孩子的声音、关心孩子情感、让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因为孩子首先被爱，才能爱他人、爱他的同学。另一方面，在学校中，全体教育工作者自身应心怀友爱，积极建构友爱关系，构建充满友爱的教育环境，继而再积极引导学生融入友爱的学校生活之中，同时辅之知识教育，唤醒学生主体的善念，激发他们积极关爱他人的责任，使其深刻意识到爱己与爱人是密不可分的^{[8]33-43}。

（二）培育自爱能力，为生生之爱给予内在支撑

友爱是一种自爱的外化，是一种爱自己与爱他人的和谐。显然，亚里士多德所诠释的“自爱”并不是满足自私欲望的自爱，而是一种追求德性的“自爱”^{[9]86-90}。对自爱的认识推移到生生之爱中，则意味着教育者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自爱能力，学生只有真实的自爱能力生长出来了，才能真正地爱他人。

一方面，自爱能力的培育使学生获得认知层面的认可。学生的认知能力影响着他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影响他们对事物的接受力，故此，对自爱能力的培育首先要在学生的认知上下功夫。就学校层面而言，学校应开展相关专业的课程，帮助学生认识自爱的本质，了解爱自己 and 爱他人的和谐统一，认识到友爱自身就是自爱的外化，清楚地辨识自爱的异化之态，比如人们所通常理解的“自爱”，即无条件、无限度地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求，丝毫不顾及他者，而这种自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并不是自爱，而是一种“‘坏人’的自爱”^{[10]110-117}。此外，学校还应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正视自己的优点和接纳自己的不足并积极改进和不断成长，进而建立积极正面的自我形象，从而更好地与他人建立友爱关系。再者，教师应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德性，思索真正的幸福，追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德性的友爱，而非快乐的友爱。就家长层面而言，孩子认知层面的培养离不开家庭伦理氛围熏陶，尤其是家长的言行影响。在当今社会，家长双方均要以身作则，展示出自身对自爱的价值认同，并鼓励孩子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采取正确合理的方法获取个人利益。

另一方面，自爱能力的培育不可忽视实践层面的运用。著名的教育家杜威指出学生学习要重视让所学知识“活”起来，让学生体验到所学内容的力量，让学生自身拥有生长的力量^{[11]122-127}。也就是说，实践活动是必不可少的，要重视实践活动对学生的重要价值。在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体验到自己所学的知识，了解到自身存在的疑惑，进而在与师者交流沟通中得到成长。换句话说，学

校和家庭帮助学生在认知层面上清晰地认识到自爱是重要的，但仅仅在思想中交流又是不够的，必须让学生亲身体会到自爱的快乐方可驱动学生自身对自爱能力的重视。为此，学校要积极开展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得到成长，当然，活动开展后的反馈与反思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教师在学生的认知上进行提升，让学生认识到德性的自爱是真正的自足。

（三）引导学生学会共同生活，为生生之爱增添外在保障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明确指出，德性的友爱需要在共同生活下才能实现，友爱双方在共同生活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目的和德性。推移到生生之爱中，则意味着生生之爱的构建需要依赖共同生活。对于学生来说，学校公共教育生活是培养生生之爱最直接的实践背景。因为学生最为关键的成长时期是在学校中，因此，学校应积极把握学生成长这一关键时期，创设良好的学校生活环境，为学生提供实践友爱的机会，为生生之爱增添外在保障，也使得学校成为一个基于友爱的共同体^{[12]11-19}。

其一，学生学会共同生活离不开良好的指导，这就需要学校组建优秀教师团队，为学生学会共同生活增添人力支持，为生生之爱构建提供智慧方法。学校生活的创设不可从单个教师出发，需要置于教师共同体之下。若仅仅依赖单个教师，不仅会增加教师的压力，而且教师的工作开展难度也会相应增大，进而影响开展教学本职工作的热情；相反，以教师团队的方式参与参与生生之爱的构建，会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因为教师之间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会彼此支持、相互激发，从而更好地应对构建中出现的问题。质言之，教师团队建设是学校生活创设以及生生之爱构建的关键举措。一方面，学校要在创设学校生活与构建生生之爱理念上达成统一，即紧紧围绕育德这一逻辑起点制定团队奖励机制，给予经费支持，从而激发教师创新动力；另一方面，教师团队的组建采取自愿原则，充分发挥教师的自主权，但学校可以对教师团队的成果进行审阅与指导。

其二，学生学会共同生活离不开具身化的实现活动，这需要学校进行合理创设，为学生学会共同生活提供实践经验，为构建生生之爱提供有力支撑。亚里士多德十分强调实现活动。他指出个人德性在实现活动中养成，友爱在共同生活中验证与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在实践活动中，生生之爱方可健康发展。在建构过程中，学校要重点把握学生的认知、情感及身体三者的和谐统一。只有学生的身体与心理共同参与，生生之爱的构建才能有所成效，也就是说，要“体脑结合”。首先，学校要强化教师创建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培养教师敏感性。学校要在教师观念上下功夫，例如开展项目学习、方案研讨等主题活动，扭转教师的错误认知。其次，学校要构建情感教育课程、心理辅导与技能训练主题活动“三位一体”的实践活动模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共同生活的乐趣，引导学生形成尊重他人与自己的认知感，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认知习惯与处理事情的理性态度，这对学生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就情感教育课程而言，其重要目标在于培养学生掌握共同生活时的技巧与原则等理论知识，加强教育引导，增强学生的理性思维，尤其是让学生在面对冲

突与矛盾时，能以恰当的方式应对其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就心理辅导而言，其主要目标在于倾听学生的心声、了解学生，进而采用科学策略协助学生处理自己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友爱问题，从而使得学生提高元认知水平，增强内控能力与判断能力。就技能训练主题活动而言，其主要目标在于扩大学生的交友圈，丰富学生的生活，发展学生的沟通能力与技巧，在活动中锻炼学生，在活动中运用所学知识，增强学生的成功体验，进而将和谐的友爱观念内化于心。

参考文献

- [1] 廖申白. 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 [2]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 [3] 包利民. 生命与逻各斯[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4] 李长伟, 方展画. 正义、友爱与公民教育[J]. 教育史研究, 2009 (6).
- [5] 刘易斯. 四种爱[M]. 王鹏, 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6] 毛景焕. 学生的平等感及其来源分析——一份来自实际考察的报告[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2 (4).
- [7] 宋晔; 曹琦飞. 道德利他的生发逻辑及现实超越[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 (Z2).
- [8] 王正平. 论教育友爱[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
- [9] 赵妍妍.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友爱论中的自爱与友爱[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0).
- [10] 孙旭. 安·兰德与亚里士多德:友爱的自爱本质[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
- [11] 黄英杰. 杜威的“做中学”新释[J]. 课程·教材·教法, 2015 (6).
- [12] 章乐. 公共友爱与学校教育[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2 (4).

Friendship between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istotle's Friendship Theory

LI Changwei¹, HE Zhuang²

(1.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2. Education Depart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Friendship between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Friendship between students helps to improve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enrich their emo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Aristotle's view of friendship to cultivate sound friendship between students. Friendship is a virtue between equal people, and is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loving oneself and loving others formed by equal people living together. This is the core essence of Aristotle's friendship connotation. The relevance of Aristotle's theory of friendship and friendship between students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both parties rely on equal and similar human conditions, and both use public educational life as a process carrier. To build a natural

friendship between studen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istotle' s theory of friendship,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a moral mindset and anchor the value coordinates for Friendship between students;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love oneself and provide internal support for Friendship between students;improve students common life literacy and provide external protection for Friendship between students.

Key words: students; friendship; Nicomachean ethics; virtue